

书乡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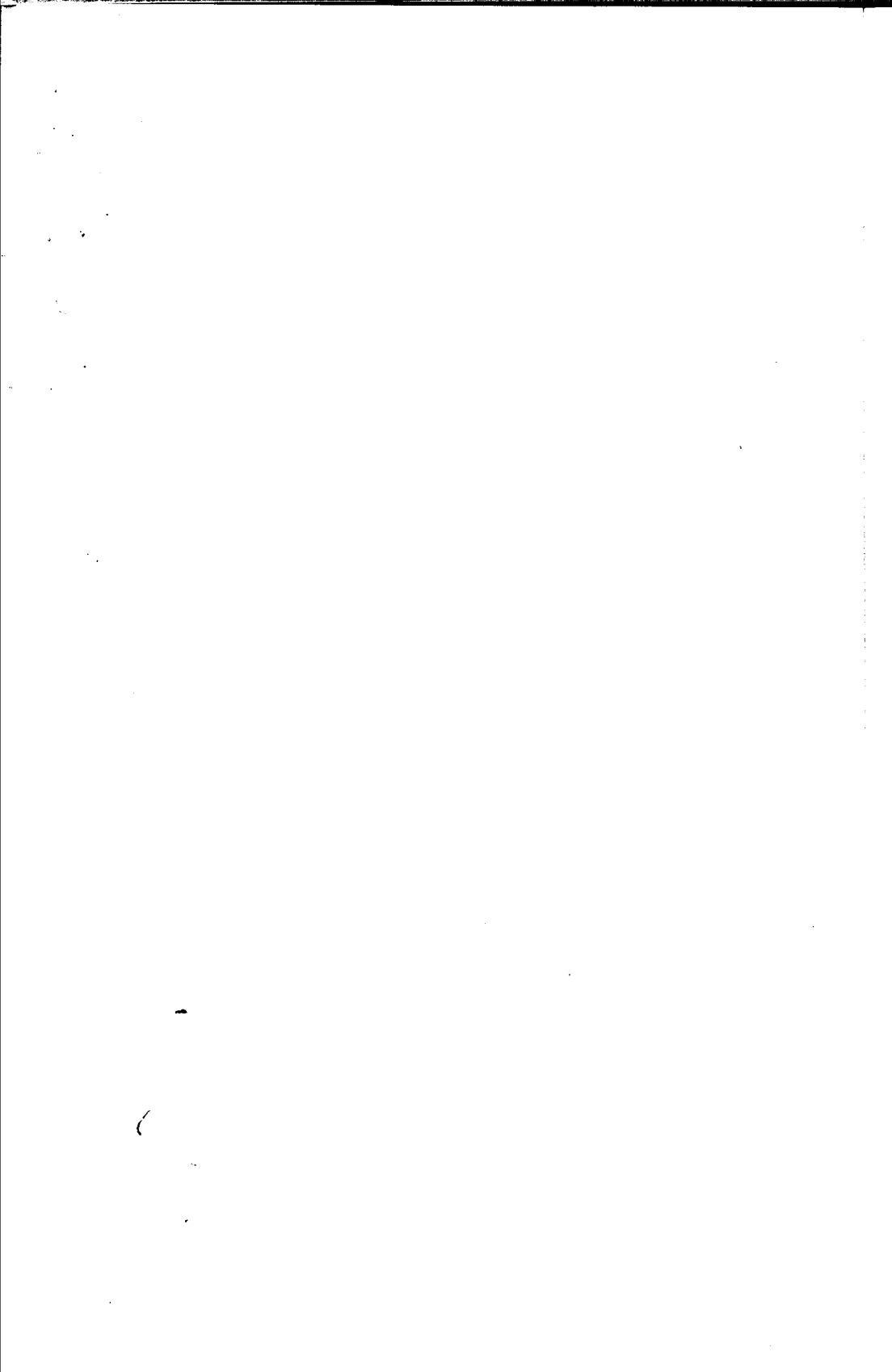
（此处为模糊不清的出版信息，可能包含出版社名称）

（此处为模糊不清的出版信息，可能包含年份或版次）

（此处为模糊不清的出版信息，可能包含ISBN或定价）

（此处为模糊不清的出版信息，可能包含作者或译者）

（此处为模糊不清的出版信息，可能包含地址或联系方式）





书 乡 乐

雨果的流亡年代

在文学史上,有谁可以跟雨果并肩而立? 莎士比亚? 然而, 莎翁只是戏剧家, 雨果呢, 是诗人、小说家、戏剧家、画家, 任何一方面的作品, 都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王国。1885 年他逝世时, 《费加罗报》说: “没有任何一个文学王国能与之相比。”

法国人将雨果誉为“大西洋人”, 将他比作海洋般辽阔无边。丰富的作品、政治活动、社会活动、多种多样的才能, 使他的领域一望无际。一百多年前, 他反对奴役, 反对极权, 提倡人权、人道、博爱、公正, 要求言论自由, 保护妇孺, 废除死刑, 这一切都是构成一个共和国的基本因素。他关心人类前途, 设想一个理想社会。他自己也是预言家。一百五十年前, 他对普法战争有过这样一番话: “只能以结束战争来走出战争。只能以美国联邦式的欧洲来走出君主国之间的可怕冲突。你们将会看到, 我不会看到。为什么? 因为我是预言者。1851 年 7 月 17 日, 我在一片喝倒彩声中, 第一个叫出这个名字: 美国联邦式的欧洲。”1855 年 2 月的演讲中又说: “欧洲大陆只存在一个民众团体, 各个民族在共同的生活中保持自己固有的生活。意大利属于意大利, 波兰属于波兰, 匈牙利属于匈牙利, 法国属于欧洲, 欧洲属于人类。”又说: “欧洲的货币要

有整个欧洲的资金作为后盾,作为两亿人活动的机能。这个货币,唯一的货币,代替和吸收了今天各种各样荒唐的币值,上头印着什么皇子的头像,那些丧气人的面孔。”一百五十年后,我们有了一个欧洲共同市场。2002年是雨果诞生两百周年,1月1日,欧洲共同市场开始使用欧洲货币。作为十九世纪的人,他的视线一直抵达到二十一世纪。

法国忙于改换币值的同时,也忙于雨果诞生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。11月底,已经打响了“雨果年”的炮声。这个生前已经成为传奇人物的巨人,再次成为公众人物。作品重版,传记纷纷出笼,法兰西剧院上演他的戏剧《吕白兰》,国家图书馆举行展览,报章杂志网络专刊纷纭。这股雨果浪潮,从巴黎卷起,直到外省,国外。大家试图以自己的热忱、角度、观点、眼光,从这座矿山中挖掘出一点什么。于是,你看到一百张雨果的面孔。作为诗人,在诗坛上地位空前;作为小说家,作品在国内外不断重版,不断拍成电影、电视剧、歌剧,在国外成为最知名的法国作家,小说人物成为象征性的人物;作为戏剧家,他与莎翁、高乃依、拉辛,构成世界四大戏剧家;作为政治人物,身为保皇派时,官拜贵族院议员。身为共和派时,是制宪会议议员;作为社会活动家,他高呼要从社会生活中消灭贫穷,从政治生活中消灭野心。

笔者曾经到过英属格恩济岛(Guernesey),参观他流亡时期的故居。在巴黎第四区的故居,他度过了旺盛的创作期,曾经与缪塞、拉马丁、大仲马、奈瓦尔、巴尔扎克、戈蒂埃等作家群英在此聚会。格恩济岛,同样是他度过人生重要阶段,写下了许多重要作品的地方。参观过程中,我不无有趣地发现,雨果的百种面貌中,也有游戏人生,弄虚作假的一面。

雨果起步于保皇派,曾经被邀请参加查理十世的加冕典礼,经常被邀进皇宫。后来止步于共和派,成为十分活跃激进的共和分子。1851年7月,路易·拿破仑修改宪法准备称帝,雨果发表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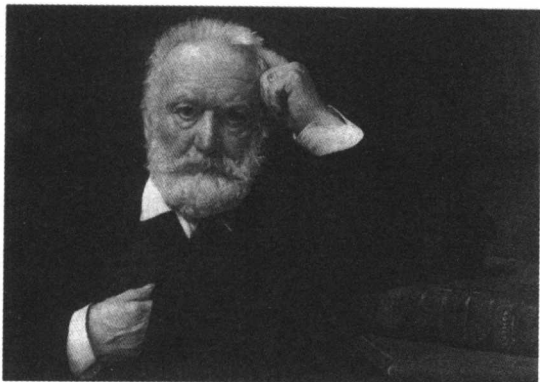


烈的反对言论：“怎么？因为我们有过一个拿破仑大帝，而必须有一个拿破仑小子么？”好大喜功，一心为拿破仑一世洗雪滑铁卢耻辱的路易·拿破仑，逮捕了他的儿子查理，判处六个月监禁，只因为他写了一篇反对死刑的文章。不久次子因为写了一篇反对废除避难权的文章，也被捕入狱。同年12月，雨果持印刷工人 Lanvin 的护照离开法国，先流亡到布鲁塞尔，再到英属泽西岛（Jersey）。三年后，由于他反对维多利亚女皇访问拿破仑三世，被请出该岛，最后转到英属格恩济岛定居，前后流亡生涯长达十九年。

自从他的长女淹毙塞纳河后，他陷入极度痛苦中，长时间荒废写作。“世界可能是一团已死之物”，他说。安静的格恩济岛，使他重新审视人生；远离巴黎社交和政治生活，使他有充足的写作时间。写作之余，与情人朱丽叶把臂漫步长堤，到海湾游泳，至1857年底，已经在 Havelet 海湾游了一百二十五次。1861年，他写下这样一段文字：“至于我，我是一只暴风雨中的鸟儿。我开始感到对云，对浪花，对风暴的需要。现在要我完全居住城市是困难的。我对大西洋有一种眷恋。”

在泽西岛和格恩济岛期间，他在传媒上玩了一手，不断将照片发回巴黎，目的是将悲惨的逐客生活公之于世。照片中的他，穿着不大整洁的衣服，背景是一片空墙。神情固执，落寞，潦倒，一个尺寸恰到好处的海外流亡者。他说：“现在我是一个被放逐的人，流亡在外，无家可归，被人追赶。这个人跌倒地上，固执于自己的责任，变成一个傻瓜。荣誉上他误入歧途，智慧，机巧，谨慎和成功再没有他的份……我生活在海边的沙石当中，拥有的只是一条狗。只有那些足够愚蠢的动物才了解我。英国人不时在报纸上指责我这个被他们‘殷勤接待的人’……我来，我去，我漫无目的，沿着海涛，在树林中或在平原上散步。我是共和分子，煽动家，糊涂虫，分人财物者，嗜血的人，失败者，属于贱民类，狼类。”

单看他的照片，他的自我描画，这个逐客潦倒，孤独，贫困，备



雨果

受歧视,颇得同情分。但当你到感恩济岛,看过他在高城街三十八号的故居,你惊讶地发现,事实远非如此。雨果在撒谎。你将同情分减去。一想,不对,作为作家,雨果难道不

是一生都在捏造,撒谎么?你看他的作品,不就是自愿走进他的谎言世界么?雨果通过谎言来为你引见真理,于是,谎言比真理更真。

“失去祖国,我需要一个瓦顶。”但他的瓦顶不同凡响,它覆盖着一座矗立于山丘之上的四层豪宅。瓦顶底下,是一个富丽堂皇的世界,单是墙上的镜子就有五十六面。里面住着跟随他一起流亡的一家大小,还有仆人。连情人朱丽叶也跟随他到岛上来。他以《静观集》的两万四千法郎稿酬,买下了这座豪宅。这所闹鬼的房子,原是一个英国海盗所建,前面有一个大花园。花园里有水池、鸟笼、果园、菜园、种葡萄的暖房。天气晴朗的时候,从花园可以隐约看到法国的海岸线。他在房子的楼顶辟了一间玻璃房,作为写作间。从那里,他可以看到住在附近的朱丽叶在花园里出现,写作时可以眼望远方地平线。1870年7月14日,他还在园里种下了一棵橡树,命名为“美国联邦式欧洲橡树”。房子居高临下,圣·彼得港一览无遗。白浪滔滔的大西洋,港口上进出的船只,海员和码头工人的活动似在脚下,俯仰间尽收眼底。当他写《海上劳工》的时候,他说:“我要将这部书献给友好的岩石,献给这个古老的诺曼底地方,里面生活着高贵的海洋子民,献给粗犷而温柔的格



恩济岛。”

华宅的装修工程持续三年,后来依然没完没了,耗费了大量金钱。雨果刻意在屋里留下他的思想和艺术印记,亲自参与装修工程,设计每一间房子的布局。从庞大的壁炉式样到墙上的小饰物,无一不是他亲自设计绘图。家具的选择,经过细心琢磨。空闲时候,跟朱丽叶一起到岛上搜罗艺术品和古董。装修后的大宅,其华丽不亚于一座皇宫,像中世纪一个沉重的梦。入门前厅的气氛,使人想起他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。壁毯室内,挂满名贵的手织壁毡,其余房间,壁毯大多直上天花板。所有厅房都挤着过多的古董家具和历史文物。红色厅和蓝色厅使用了大量中国丝绸,据说是从一个英国军官那里购得,而这个军官则从中国的颐和园得来。其中一张桌子镶嵌着中国的象牙雕刻,陈列品中有不少漆器。这所房子,还得与中国扯上关系。每一间房间,无论细木壁饰或墙布皆以深色为主,格调沉郁黝黯。壁画图案的画面皆影影绰绰,幽暗气氛给人沉重的压迫感,一如他的作品深沉格调。讲解员为观众讲述时,必须



英属格恩济岛高城街雨果故居

手持电筒,把特别黝黯的地方照亮。

这个反映雨果的心灵状态和流亡心态的奇特世界,不单以实物来实现,还加上不少文字。从壁毯到家具,都打上雨果的缩写V. H. 的记号。每一间房间都刻有他的语录,或者从他的作品中摘出的名句,总有些热烘烘的思想从墙壁上冒出。橡木厅上刻着:

精神送到企盼处,荣誉落到该落方。

光荣归于失败者,灾难不属任何人。

睡房里,有他亲手绘制的壁板画,有雨果夫人为女儿、女婿画的遗像。遗像下,是雨果的题词:

永远活着,在天上,在我心。

装修期间,他的夫人不堪骚扰,独自离开小岛到比利时居住。朱丽叶的住宅,只隔了几个房号。这是她跟雨果共有的物业,雨果同样参与了装修设计。只要雨果在顶层的玻璃房出现,她在花园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他。雨果每天早晨在阳台上挂出一方白色手帕,示意夜来一切尚好。这个为他放弃了演员生涯,心甘情愿做他的“囚徒”达半个世纪的美人儿,每天等待着这方“辉煌的抹布”的出现。

阅读雨果的作品,你不难发现,将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,是他一贯使用的艺术手法。《巴黎圣母院》中,有丑陋的钟楼驼侠和美丽的吉卜赛女郎;《悲惨世界》中,有善良的逃犯冉阿让和冷酷无情的警察沙威;《笑面人》中,有被毁容的关伯伦和美丽却双目失明的蒂,这对畸形的苦难情侣,有着最纯洁最真挚的爱情。关伯伦的脸永远在笑,心永远在哭。美是丑,丑是美,都有存在的因由与价值。格恩济岛的室内设计,同样体现了这种艺术思想,将贵重和



平凡的物品混在一起。大理石壁炉上方，镶着一块雕花的床头板，木头线轱用作水晶吊灯的烛台，一条金属皮带嵌在壁炉上方，放烫斗用的铁架子，镶在华丽的椅背上。你走进一间大厅，看到一张很体面的桌子，细看，桌子当中镶着一扇木门。系列生产的瓷器用品，混在价值非凡的古董艺术品当中。珍贵平庸还在其次，那种大胆的糅合总给你兜头重击，使你回不过气来。

客房里，陈列着名雕刻家柏茨耶（James Pradier）的象牙雕刻面具，这个面具半边是满脸髭须的活人，半边是骷髅头，这回是把生与死两个对立面放在一起。不管是生超越了死，或死蝶异了生，只取其哲学价值。

雨果那时的心态，也绝非他所描写的那么颓丧。他将格恩济岛比为“从法国身上掉到海里，被英国捡起来的碎片”。就在那块“碎片”里，他写下了《悲惨世界》、《天谴集》、《海上劳工》、《世纪传奇》、《威廉·莎士比亚》、《树林与小街之歌》等重要作品。

也许在这个人生阶段中，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代巨匠。这个曾经宣称“做个夏多勃里昂，或者什么也不做”的人，在壁毯室的壁炉两边，分别刻着两列可以与之并肩而立的历史名人的名字，左边是大文豪：约伯、以塞亚、荷马、埃歇尔、卢克莱修、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梅里埃；右边是历史名人：摩西、苏格拉底、耶稣、哥伦布、路德、华盛顿。这些历史巨人的名字在他家里出现，后人会发问，雨果在他们当中，位置该怎么个摆法？现在雨果的缩写 V. H. 是放在耶稣的斜下方。雨果无须踮起脚跟静悄悄地插队，他大可以大摇大摆加入到这个行列中。还得指望他老人家，不要左一肘右一肘，将别人推倒才好呢。

与此同时，他也看到自己人格的分裂。“我得了癫狂症，我爱恋而我是个老疯子。”到七十多岁的耄耋之年，还跟朱丽叶的小侍女胡混，以致朱丽叶一怒之下出走比利时。雨果一生中，这类丑闻跟他显赫的名声形影不离。



从故居出来,听见岛上打响了炮声。每天将近正午,一个穿红色制服的士兵,手持望远镜,望向圣·彼得教堂的钟楼。时针一搭正十二时,即下令鸣炮。这个开始于数百年前的传统,一直维持至今。这些炮声雨果当年听过,我们还在继续听。

格恩济岛与税务天堂泽西岛邻近,名义上属英国,却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。货币印着英女皇头像,却由岛上的银行发行。该岛深受法国影响,1940年之前使用法语,所有档案文件、公证书和出生纸,均使用法语。二次大战期间,为安全起见,将所有学童送回英国读书,战后使用法语的传统因而终止。但居民意识上是独立的,英国不英国无关紧要,重要的是雨果。他在那里度过的十五个年头,使这个六十五平方公里,一方手帕般遗落在英伦海峡上的小岛名声显赫。雨果与该岛难解难分,大作家给小岛的旅游业带来旺盛。每一条开到岛上的游船,游客大抵为看雨果故居。我们从布列塔尼的圣马洛城到该岛,目的也为这个。

岛上响起的炮声,使人想起1885年6月1日雨果的葬礼,葬礼上鸣炮二十一响。葬礼期间,他的巨型灵枢台被放置到披上黑纱的凯旋门底下,让千万人瞻仰。然后按照他的遗嘱,用穷人的马车运载遗骸下葬。他死后直接被送入先贤祠,是唯一的死后直接入先贤祠的作家。巴黎人倾城而出,送葬队伍达百多万人。罗曼·罗兰有这样的记载:“叫喊,尖叫,大笑,插科打诨此起彼伏,所有人都像酩酊大醉。一个约尔丹斯绘画风格的节日庙会。”这个前所未有的场面,也有一位记者写道:“所有见过这种场面的人,再也不会见到;所有不曾见过的人,将永远不会见到。”



卡夫卡或第四维空间

我们去参观卡夫卡博物馆的时候，一路上大雨如倾如注。从到达布拉格那天开始，这场雨连续下了两天一夜，一分钟也不曾停过，直教你觉得布拉格的天气有点卡夫卡。尽管打着 umbrella，打尽手势才叫人明白的，跑了好几间铺子才买到的 umbrella，到穿过老城广场，绕过圣·尼古拉大教堂进入博物馆时，还是衣衫湿透，鞋子装满了水。布拉格老城区禁止车辆行驶，只能步行，不管头上是烈日是大雨或你脚踝酸痛，你也得走路。但一把 umbrella 又怎能挡得住天漏般的雨水？“一场滂沱大雨。站着面对这场大雨吧！”——卡夫卡在日记中曾写道。

进得门来，收起滴水淋漓的雨伞，举目一看，怎么？这就是卡夫卡博物馆？大名鼎鼎的卡夫卡的故居？一间单间房子，面积不大，里头空荡荡，你一眼就可以看完。墙壁上端涂着一些卡夫卡幻觉式的壁画，下面挂着他生平照片，几行说明。实物呢，一尊卡夫卡头像，三两件那个时代的，并非卡氏使用过的旧物，这就是全部展览内容。占最重要位置的，是向顾客出售卡夫卡作品及照片的柜面。这种局面与其说是博物馆，不如说是一间展览室，或者一间最简单的书店。你一身湿淋淋地站着发呆，有点失望。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走进餐馆，刚好遇上打烊时间，只好饿着肚子走出来。因为，就连图片说明也是德语，看不懂。

这种时刻，你又怎能不想起法国的作家博物馆？这类故居博物馆遍布巴黎和法国，直至偏远地带，那些古典派、浪漫派、现代派、未来派的弄潮儿，或生于斯长于斯，或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，或



留下一些风流韵事或人生的悲喜剧。屋子里头保持着当年生活的环境,厅是厅,房是房,家具是家具,还有他们使用过的大小物件。巴尔扎克的拐杖啦,咖啡壶啦,裁稿纸机啦,鲸鱼油灯啦;小仲马写给马格丽特的信啦;大仲马的菜单啦;雨果的绘画啦,亲自设计的壁炉啦,写过哪几部著作的书桌啦;乔治桑亲自设计的楼梯啦,睡过的床啦,穿过的裙子啦。尤其是,都陈列着他们的手稿。花园呢?有他们亲手种下的树啦,有自己设计的小桥啦。这一切,不仅打下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印记,还可以从中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,生活作风,甚至看到他们作品的格调。而眼下卡夫卡的博物馆?……

这座 1883 年卡氏出生的楼宇,虽然 1889 年曾经大火,到 1902 年才重建,但一位距离我们不到一百年的作家,名气这么大,遗物又怎可能完全遗失?他有生之年居住过好几处地方,又怎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辟出一个像样一点的博物馆来?布拉格人又怎可能以这样一间简陋的展览室,来搪塞我们这些前来“朝圣”的人?而在法国,就连中世纪的作家故居,也组织得非常体面,非常有看头。你不妨去看看拉伯雷和龙萨的故居,看法国人是怎样将那些作家从遗忘中拯救出来的。一个艺术国度的与众不同,就这样出来了。而且,还远远不止这个。

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戏剧家梅尔西埃(L. S. Mercier)曾经说:“呼吸一下巴黎的空气,可以使随便一个天才变得尽善尽美。那些不曾造访过首都的人,很少在艺术上出类拔萃的。”

以笔者看来,事实还要更进一步。任凭你是怎样一个艺术天才,无论文学家、画家、歌唱家、舞蹈家,如果得不到巴黎人的赏识,则什么东西也不是;没有经过巴黎人的圈点,都难以冒出头来。爱尔兰作家贝克特,西班牙画家毕加索、米罗,希腊女高音歌唱家格拉斯,俄罗斯芭蕾舞家雷里耶夫,只有当他们来到巴黎,艺术大放光彩,得到巴黎的欣赏,才将他们捧红。这张名单可以列得很长。被誉为现代派文学始祖的卡夫卡,生前鲜为人知,本人也不知



道自己的真面目,1924年去世前吩咐他相交二十年的好友,著名作家马斯·布罗德将他大部分作品的手稿焚毁。

然而,他逝世后一年,有一位法国人无意中“进入”到他的《城堡》,目睹了光怪陆离的逻辑,不可言喻的变形异象,超出现实经验的感觉,文学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描写,使他恍如进入一个幻觉世界。他揉揉双眼,奇怪呀,怎么回事?那时候,这位名叫维亚拉特(A. Vialatte)的法国人正旅居捷克,在马扬斯任职 *Revue rhénane* 杂志的编辑。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,一位满身附着邮件,像煞一棵圣诞树的邮差推门进来,将一个邮包放到桌子上。他打开一看,是卡夫卡的《城堡》。从此,他进入了《城堡》,再通过《城堡》进入卡夫卡的世界,成为第一个发现和赏识卡夫卡的法国人。他不但阅读卡夫卡,且不断翻译他的作品,写评论文章,在七个专栏上发表,一本又一本介绍给法国人。数十年的人生,就这样奉献给卡夫卡。“卡夫卡是一个神,我是他的诠释者。”他说。于是,被称为文学奇迹,文学界之谜的作家,在捷克一直默默无闻,直到柏林围墙倒下之后,他的作品才被国人阅读。而在西方世界呢,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蜚声文坛,纪德将维亚拉特翻译的《诉讼》改编为戏剧,1947年搬上舞台,地下火车站的长廊贴满了戏剧广告。接着,纽约、瑞士、比利时的舞台也争先恐后上演了。跟在纪德后面的作家,还有科克道、齐默尔和瓦莱里,尽管瓦莱里的参与只是出于礼貌。因此,我们可以说,这位现代派文学宗师,是在艺术之都诞生的。卡夫卡白白用德文写作了,德国人对他视而不见。纳粹期间,更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作品被禁。

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经将好的读者比作为珍禽,是非常稀罕的族类。他们眼光独到而充满智慧,态度客观而有分寸,比起好作家还要稀罕。维亚拉特就属于这类珍禽。早在1931年,他就给纪德写信说:“如果我说出卡夫卡这个名字,人家会问我你说的是谁。如果我说他是奥地利人,犹太裔,现在是捷克人,大家对这个外乡佬会表示鄙夷。但如果我又说,他可能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

作家,人家会将我当成一个无害的神经汉。”

那个大雪的早晨,真是天造地设的早晨,那个邮差,真是上天遣下来的信使。打从那时候开始,维亚拉特就将自己的人生作为本钱,投进卡夫卡的世界。他的投资没有错,本金不断为他生息。作者和译者永生永世不相遇,但两人搭配得很好,一个好像不断将作品从天上扔下来,另一个不断地接过来翻译,把它们扔到全欧洲,全美洲,全世界。卡夫卡逐渐膨胀,原来的基数没有增加,但所得数却越加越大。卡夫卡变成一股热,一种哲学,一种风格,一种时尚,谁不卡夫卡一下谁就不时髦。一种溯流而上的荒唐,笼罩着整个世界文坛。

卡夫卡是谁?卡夫卡是《诉讼》中那个被控者约瑟夫·K。他任职于银行,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,但大家都说他有罪,把他当成老鼠般穷追猛打。他为自己辩解,直至精疲力竭,但白费心机,得不到赦免,最后死在刽子手的手里。直教人从此没法解释什么叫罪,什么叫罚。生命只是一场失误,一场玩笑,而人类的世界只是一场大闹剧的舞台。以书论书,这无疑是荒谬,是攻击现实丑化现实。但如果掩卷细思,回到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看看,你就会明白谁是卡夫卡。原来K的遭遇就是人的遭遇,K生活的世界就是现实世界。这种现实我们还见得少么?白白得个罪名,白白丢了生命,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这样的人还少么?从这个角度看来,卡氏和他的荒谬就有现实意义,就有先知先觉的地位。

卡夫卡是谁?他是《城堡》中的测量者。他想得到准许到一条村庄定居,继续他的测量工作。该村由一个冬日神秘的伯爵统治着,这位传奇人物住在城堡里。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,他到达那条村子。坐落在一座山丘上的城堡,静悄悄地守着地平线,散发出一种神秘,一种魔力。它脚下的村子被魔住了,人们听天由命地生活在一种看不见的主宰中。城堡近在眼前,远在天边,它被笼罩在一种幻觉和喧声当中。他听见教堂的钟声,听见牧歌。他给城堡送出讯息,也得到对方的回答,但没法接近。他非常固执,非要进



入城堡找到那位爵爷 Klammm 不可。但用尽一切努力,费尽唇舌,走得精疲力竭,还是没法走进去,一切通向城堡的道路都是死胡同。最后他在村子的一间酒店里,透过一间房间的锁匙孔,看到里面有一大群公务人员,还有那位爵爷,正在一边抽雪茄,一边喝啤酒。那群人到村子时,习惯在这家酒店落脚。他看见爵爷,还是不能接近他。你千辛万苦跟着测量员走了数百页书,只到达一个锁匙孔前面。城堡里面的世界,是一个永远的秘密。卡夫卡要说明什么?一个人在社会中企图得到一个落脚点的失望斗争?一个渺小的人在庞大的国家机器前的软弱无力?个人与国家机器的永远不协调?卡夫卡很煞风景,没让你进入城堡,你对城堡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,但给了你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视野,给你一个观察的高度,让你自己去体验去思考。

谁是卡夫卡?卡夫卡是那个银行职员萨姆沙,经过一夜的噩梦后,次日早晨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。“我出了什么事啦?”他看见窗外的天空,听见柜子上滴答滴答响着的闹钟,但他不能像往常那样动弹,老是滑回原位。无须达尔文的同意,人变成了虫。卡夫卡的故事就是一个疯子的故事,一个不曾目睹过现实世界的瞎子的故事,一个先验的故事。卡夫卡捷克语意是寒鸦,不是乌鸦。为什么不是乌鸦?

歌德与福楼拜都是卡夫卡偏爱的作家。但福楼拜拒绝触摸卡夫卡这类偶像,“唯恐他们的金箔黏在指头上”。而维亚拉特也说:“谁是真正的卡夫卡?我总是尽量避免去认识他,让他保持神秘面目。为什么要谈他?他以独一无二的,奇异的,才气横溢的作品为世人所认识就够了,为什么要揭走他这种荣誉?”

约瑟夫·K,测量者,大甲虫……整个精神原罪负疚者的世界,都是卡夫卡的化身。原罪来自于人的本质。这些来自于作者灵魂最深处的,在心理、精神、道德上,皆超出现实范围的群魔乱舞,给文学世界造就了一从从未有过的陌生风景,一种精神道德寓言。从他们种种下意识的,以本能为主导的活动中,我们可以看到

人类灵魂的不自在,看到活着的不自在,一种丢失自我的悲哀。作者通过怪异荒诞来揭示事物的本质,揭去人对自己的种种约束和掩眼法,对它们的面目追本溯源。说卡夫卡神秘,神秘来自于他的超感觉。这种超感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或勇气承认,何况承认是一回事,作为作家,表达也是一回事。维亚拉特指出:“普鲁斯特的烦恼是地上的。他勇于叩门的保险箱,只是塞满了大地的时间,茶杯里的茶,掺上杂质的灵魂,尘世的密码。而卡夫卡的保险箱里面塞满了天空。”

但卡夫卡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他生活在现实世界。据布罗德的回忆,他勤奋好学,待人谦逊,性格绝对真实,有着精确认真的人生态度,生活不荒唐,不胡来乱摔。他两回订婚,两回解除婚约,因为害怕婚姻生活影响他写作。周围世界对他自然有影响,但他的幻觉来自于人性,来自于内心的特殊感觉,如维亚拉特所说,“他的第四维空间”。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脑子里有个庞大的世界!”又说:“我住在大河边,梦就跟着河水溯流而上。我停下脚步,跟它们交谈。它们知道很多东西,除了它们自己来自于何方。”

卡夫卡于1908年认识布罗德,是布罗德将他引入作家的圈子和布拉格的夜生活的,从而结识了一些作家。1912年,他爱上了一位名叫费里斯的女郎,也是在布罗德家里结识的。当卡夫卡的作品得不到当代人赏识的时候,布罗德却珍惜他的劳动成果,没有遵照他的嘱咐,将他的手稿焚毁。但还是有一部分,在他逝世前不久,请最后的女朋友在他跟前烧毁了。他的书纳粹时期被禁,在前苏联被禁,从历史上看,卡夫卡的作品被自己和外界毁过好几回,都没有被全部毁掉,因为世界需要一个卡夫卡。需要他将一个在重重障眼法底下遮盖着的事物揭示出来,给我们一个第四维空间的世界。

